東國通鑑

十八

共二十九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三

高麗紀

高宗四

四十二年（宋寶祐三年蒙古憲宗三年）春正月蒙兵二十餘騎到甲串江外○蒙兵百餘騎到昇天城外命大將軍崔瑛慰諭瑛自城上縋下酒饌犒之蒙兵乃去遣平章事崔璘如蒙古獻方物因乞罷兵○車羅大屯舊京保定門外又蒙兵五十餘騎到昇天城外○以所獲蒙古馬分賜宰樞○二月車羅大遣阿豆因夫哥

四人来王宴于梯浦舘○蒙兵屯鐵嶺登州
別抄夾攻殲之○以都祭庫判官高璟梅為
黃驪利川川寧楊根竹州陰竹等處蘓復別
監璟梅耽于酒色剝民為利○崔沆進酒饌
于王昭太子諸王宴于內殿作樂轍夜時民
多餓莩王勸於權臣不得已設此宴○以崔
沆監修國史○京城解嚴○三月以諸道郡
縣經亂凋弊蠲三稅外雜稅諸道郡縣入保
山城海島者悉令出陸時公山城入保民飢
死者甚衆老弱填壑至有繫兒於樹而去者

○北界兵馬使報永寧公綧隨蒙兵還綧在
楊根時弓箭陪郎將蔡叔和曰捐妻子從公
絶域者欲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與叛
臣無異遂逃還從堅鄭子明以告綧綧遣人
追斬之○夏四月蒙兵屯義靜州之境自兄
弟山至大府城彌滿原野○五月蒙兵三百
餘騎寇龍岡咸從等縣剽掠而去○六月遣
侍御史金守剛郎將庾資弼如蒙古進方物
○秋八月以崔瑄爲殿中內給事賜紅鞓頭
流之婢妾出也流無適子欲以爲嗣使景琳

師苟起教詩筆權韙任翊教政事鄭世臣教禮○蒙兵二十餘騎到昇天府京城戒嚴○九月崔璘與蒙古使六人来留其使于昇天館先入奏云東羅大永寧公頊大兵到西京候騎已至金郊宰樞議云館待使臣雖亨無益璘曰若不得已遣使蒙古則令来使不可不儐接王遂出迎于梯浦○倉廩告竭王減晝膳命名左倉別監尹平再三終不至王怒甚欲令執政奪其官旣而嘆曰今日我雖奪之明日必復之何懲之有○冬十月蒙兵踰

大院嶺忠州出精銃擊殺千餘人○十一月
詔曰旦奭相周蕭曹佐漢君臣相資古今一
揆歲辛卯邊将失守蒙兵闌入晋陽公崔怡
躬奉乘輿卜地遷都再造三韓嗣子侍中沆
匡君剬難遷都以後城闕完備宗廟告成萬
世永賴朕甚嘉歎其益封食邑加贈考妣進
秩二子流辭不受
臣等按麗之有崔氏猶魯之三家晋之六
卿齊之田氏滋蔓難圖雖英雄豪傑之主
尚難於駕馭况以高宗之暗弱而能處之

々乎無感乎怡流之不臣而反受寵遇如是
也
十二月以崔沆爲中書令○蒙兵造船攻槽
島不克
四十三年（宋寶祐四年蒙古憲宗六年）春正月蒙古兵謀
攻諸島遣將軍李廣宋君斐領舟師三百南
下禦之○二月雨水銀○門下侍郎平章事
金敞卒敞附崔怡叅政房凡詮注一聽於怡
無所可否或問其故對曰天暇手於晋陽公
吾何間爲人譏其諂○制諸道被兵凋殘租

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閑地收租補經貫
又令文武三品以下權務以上出丁夫有差
防築梯浦尾浦爲左屯田狸浦草浦爲右屯
田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爲質於京謂之其
人○以蒙兵傳檄六道宣旨使用別監時奉
使者剝民橫歛以固恩寵民甚苦之反喜蒙
兵之至○三月遣大將軍愼執平等于東羅
大屯所○蒙兵到寶梁崔沆使都房分守要
害李廣宋君斐趣靈光約分道擊之蒙兵知
而預有備廣還入島君斐保笠巖山城城中

強壯悉投於敵唯老幼在一日君斐佯出羸
弱數人於城外以示之蒙兵以為糧盡引兵
至城下君斐率精銳奮擊敗之殺傷甚多○
夏四月慎執平自蒙兵屯所還言車羅大永
寧公云若國王出迎使者王太子親朝帝所
兵可罷否則以何辭而退乎時車羅大永寧
公屯潭陽洪福源屯海陽會宰樞議退兵之
策計無所出王曰儻得退師何惜一子出迎
復遣執平于車羅大屯所寄書云大兵回來
惟命是從○西北面兵馬使遣別抄三百擊

蒙兵一千于義州◯大府島別抄夜出仁州境蘇來山下擊走蒙兵百餘人◯忠州道巡問使韓就在牙州海島以船九艘欲擊蒙兵蒙兵逆擊盡殺之◯蒙兵屠忠州城又攻山城官吏老弱恐不能拒登月嶽神祠忽雲霧風雨雷雹俱作蒙兵以為神助不攻而退◯五月慎執平自羅州還言車羅大怒曰若欲和親爾國何多殺我兵死者已矣擒者可還仍令三十人伴行王宴于昇天闕贈金銀布帛酒器等物◯六月遣將軍李阡率舟師二

百餘人禦蒙兵于南道阡戰于温水縣斬数十級奪所虜男女百餘人崔沆以銀六斤賞士卒○郎将尹椿自蒙古軍来椿叛入蒙古有年至是逃還言曰諸将勸車羅大退屯西京辭以無詔曰吾寧死於此豈可退哉車羅大営将舟師七十艘盛陳旗幟欲攻押海使椿及一官人乗別船督戰押海人置二砲於大艦待之兩軍相持未戰車羅大臨岸望之召椿等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也更令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備砲故蒙兵遂罷水

攻之具爲令許宜屯田島内且畊且守清野以待策之上也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豆三百斛超授親從將軍○是月車羅大屯海陽無等山遣兵一千南掠○先是樞密堂後官門下錄事權務八祿以上人費白銀六七十斤得拜叅職令因穀貴無一人請補者勅令衣冠子弟爲之或辭職或逃避乃以五軍三官七品爲首者受大倉粟供辦○秋八月蝗新興倉賑崔沆家兵○遣將軍宋吉儒從清州民于海島吉儒慮民愛財重遷悉焚公

私財物先是崔沆遣使諸道盡驅居民入島內不從者火其廬舍錢穀餓死者十八九車羅大永寧公洪福源等到甲串江外大張旗幟牧馬于田登通津山望江都退屯守安縣 九月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從弟入和林城乞罷兵帝以不出陸為辭守剛奏曰譬如獵人逐獸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其前困獸何從而出又氷雪慘冽土脉閉塞則草木豈能生哉帝嘉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國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班師 平章事崔璘卒璘屢

使蒙古有專對才臨絶妻子泣曰我輩何依
而生璘微咲曰爾輩其爲戎乎後俱没戎兵
果如其言○車羅大等以軍北還○前西海
道穪復別監宋克儇歛莨實三百八斛賂崔
沆即拜御史人號曰莨實御史○冬十月蒙
兵六十人寇艾島別抄盡擒斬之○車羅大
管下東京總管松山率妻來投崔沆館待甚厚
給宅一區米穀器物布帛奴婢松山自云非
以蒙古危亡而國強盛也我有三大罪以此
來耳車羅大入南界以我鎮義州不能固守

又使我勸農畜糧而禾稼不登倉庫虛耗又
聞高麗兵來遣七十人刺探無一人返者此
皆吾罪也○以崔滋爲中書平章事○十二
月加崔沆濟衆康民功臣號○學錄鄭瑊譖
於沆曰河東監務盧成與鄉人李珪李昌結
爲兄弟邀陜州副使薛仁儉南海縣令鄭皐
及第俞汝諧僧明就等常亂酒爲樂誹謗國
政題其門曰天子之門諸賓莫入各陳懷唱
和有賢士抛腦日倡雛得意秋之句沆怒斬
成珪昌流仁儉皐等于海島

四十四年 宋寶祐五年蒙古憲宗七年 春正月停蒙古春例進奉宰樞以連歲加兵事之無益議罷之

○夏四月原州賊安悅等據古城叛遣將軍尹君正郎將權賛領兵討之君正與賊三百餘人戰于興元倉大敗之有人斬悅出降君正入城斬其魁松庇敦正唐老等數人脅從者徙置于島

○閏月崔沆死沆病篤王為放獄因沆嘗以竩屬宣仁烈柳能曰若輔導成就獲承家業則君等之賜也及沆病召仁烈能執手曰君等保獲此子吾死無恨矣沆死

殿前崔良白秘不發喪按劒叱侍婢勿哭與
仁烈謀以流言傳于門客大將軍崔瑛蔡楨
及能等會夜別抄神義軍及書房三番都房
三十六番晝夜擁衛乃發喪王即以⿰王亘爲借
將軍又命爲校正別監百官詣諧門弔賀流
嬖妾心鏡美麗慧黠⿰王亘曾私之流死之日納
後房寵愛日加流本倡妓所出⿰王亘母又賤故
時人讀簿書至倡妓賤隷之言則諱而不言
人有所仇怨者皆誣譖某人嘗公所出微賤
輒盡殺之○崔⿰王亘發倉賑飢民又給諸領府

府各三十斛〇以崔頲為樞密院副使判吏
兵部御史臺事讓不受頲復歸延安宅及靖
平宮于王府納其家米二千五百七十餘石
于內莊宅布帛油蜜于大府寺〇城中大饑
〇赦二罪以下獨丙辰年以上逋租〇崔頲
發私廪賑禁衛兵上及坊里人〇五月遣起
居注金守剛郎將秦世基如蒙古〇蒙兵三
十餘騎渡清川江趣龍岡咸從京城戒嚴時
蒙兵剽掠州郡往來不絕慈州副使崔濟與
其妻子俱被殺〇六月贈崔沆為晉平公〇

蒙古候兵入開京遣將作監李凝犒之蒙兵
至南京又遣李凝請退兵甫波大云去留在
車羅大處分◯議分田代祿置給田都監◯
遣侍御史金軾如車羅大屯所◯秋七月以
崔璘爲樞密院副使判御史臺事璘辭不受
改授右副承宣◯金軾自車羅大屯所安北
府還云車羅大曰王若親來我即回兵又令
王子入朝無後患◯宰樞請遣王子講和於
蒙古不聽崔滋金寶鼎等力請許之宰樞更
奏先遣宗親觀變然後亦可遣也乃遣永安

公僖贈車羅大銀瓶一百酒果等物車羅大
問曰何爲來對曰大人台遼南下軍兵且禁
侵蹂禾穀國王喜甚遣臣奉一觴車羅大曰
太子到日當退屯鳳州秋八月宰樞奏請遣
太子以活民命王猶豫未决宰樞議遣金軾
告車羅大曰待大軍回歸太子親朝帝所車
羅大許之復遣軾賫酒果銀幣獺皮等如車
羅大屯所餽之以觀其意時內外蕭然計無
所出但祈禱佛神而已○蒙兵陷神威島孟
州守胡壽被害妻俞氏恐爲賊所污投水死

之○九月蒙兵侵昌麟島甕津縣令李壽松
率別抄擊却之加壽松七品○金守剛還自
蒙古帝方自將伐宋守剛見帝於行營懇乞
回軍帝許之仍遣使與守剛偕來○以江華
田二千結屬公廩三千結屬崔竩家又以河
陰鎭江海寧之田分給諸王宰樞以下有差
○冬十月閔偁自蒙古逃還以所佩金牌獻
崔竩且曰在蒙古時聞大臣密議今後不復
東伐竩悅給宅一區米穀衣服什器拜爲散
員○十一月令四品以上議遣子蒙古使否

反備禦之策○遣安慶公淐左僕射崔永如
蒙古
戊午
四十五年（宋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春正月流大將軍
宋吉儒于楸子島吉儒性貪酷諂事崔沆賞
爲夜別抄鞫囚縛兩手拇指懸于梁架合結
兩足拇指縋以重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
兩人交杖腰膂因不勝毒皆誣服及爲慶尚
州道水路防護別監檢察州縣人物入島有
不從令必獲殺之或以長繩連編人頭令別
抄執兩端曳投大水幾絶乃出稍蘇復如

之又奪人土田財物腹削無厭按察使宋彥
庠劾報都兵馬其黨金仁俊承俊等私謂大
司成柳璥侍制柳銛曰吉儒吾素所善者聞
按察劾書已至都堂若遽蔽勢難營救五將
秉聞善辭令公庶可免矣唯公圖之璥等不
得已陰戒堂吏停稟竩舅臣成元拔聞之以
告竩竩怒流吉儒罵璥銛仁俊等曰吾以爾
輩爲腹心不疑乃何專擅若是耶皆附伏待
罪仁俊父允成本賤隷也背主投崔忠獻爲
親侍生二子曰仁俊承俊仁俊狀貌魁岸工

射好施與以得衆心日與遊俠子羣飲爲事家無所儲朴松庇宋吉儒等譽於崔怡遂得倚信每出入必使仁俊扶持授殿前承旨仁俊通怡嬖妾安心配固城縣海島數年乃還怡欲名沆爲後仁俊有力焉及沆繼政拜別將弟承俊拜隊正至是與與竩相疑貳○崔竩以將軍邊軾郎將安洪敏散貟鄭漢珪爲江華收穫使攘奪民利百姓嗷嗷○二月崔竩以家奴李公柱爲郎將舊制奴隷雖有大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崔沆秉政欲收人心

始除公柱及崔良伯為別將聶長壽為校尉
至是奴等曰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
叅職奴隷拜叅自此始○蒙兵城義州○三
月柳璥等誅崔竩竩年少暗弱不禮遇賢士
咨訪時政其所與親信者如柳能崔良伯之
輩皆輕躁庸隷其舅巨成元拔與心鏡外施
威福内行譖訴黷貨無厭時又連歲饑饉不
能發倉賑恤由是大失人望及宋吉儒之敗
又與璥能金仁俊弟兄等交惡不與接見神
義軍都領郎將朴希實指諭攝郎將李延紹

密謂瓛仁俊承俊將軍朴松庇都領郎將林
衍攝郎將公柱隊正朴天湜別將同正車松
祐郎將金洪就及仁俊子大材用材式材等
曰竩親近憸小信讒多忌若不早圖吾曹恐
亦不免遂定計約以四月八日因觀燈擧事
中郎將李柱聞之與牽龍行首崔文本散員
庾萇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竩良
伯大材之妻父也大材以其謀告良伯良伯
佯從而密告竩竩急召能訐議時日已暮能
曰暮夜無能爲請以尺簡諭夜別抄指諭韓

宗軌遲明召李日休等勒兵討仁儉未晩也踉然之大材妻在側聞之使告大材大材告仁儉曰事急矣不如早圖既皆仁儉率子質趣神義軍見希實延紹云事泄不可猶豫乃召集向所與謀者及別將白永貞隊正徐挺李惇衍使衍及指諭趙文柱吳壽山捕宗軌殺之又召指諭徐均漢等會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於道曰令公已死矣聞者皆集璥與松庇等亦至仁儉曰如此大事不可無主者可推大臣有威望者以願衆即召樞密使崔

昷昷至又邀致鷹揚軍上將軍朴成梓議之
仁俊名良伯未及升堂别抄兵以炬火燒口
斬之衍又至日休家紿曰令公喚子來可急
往日休曰令公夜何召我衍遂斬之仁俊又
令瑄門卒不報更籌分隊伍於廬塢燃松明
如晝衆人喧譟適大霧瑄家宿衛兵無一人
知者黎明夜别抄擁瑄家壁以八元拔壯士
也宿瑄家聞難驚起拔劒當小户兵不得前
元拔自度不勝欲擁瑄踰垣而走瑄肥重未
果乃扶上瑄於屋脊以身當户壽山突入擊

之中額踰垣而走別抄兵追斬于江岸又索
瑄及能皆斬之瓛仁俊與昷詣闕百官俱會
恭定門外兩府及瓛仁俊入謁便殿復政于
王王謂瓛仁俊曰卿等為寡人立非常之功
潸然淚下仁俊進曰瑄不恤生民坐視餓死
而不賑貸臣等舉義誅之請發粟賑饑以慰
人望是日以瓛為樞密院右副承宣松庇為
大將軍仁俊為將軍廉皆賜爵有差行初名
承桂蜂目豺聲捷而有力能倒身臂行或投
蓋于屋梁為大將軍宋彥庠廝養卒後歸其

鄉鎮卅蒙兵適至行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
嘗奸人妻有司欲治之仁儉力請頲曰行壯
士可用今因疑罪受刑太甚則將爲無用也
頲釋之又薦爲郎將故行常呼仁儉爲父承
儉爲叔父

臣等按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賊崔四世
執命罪逆既極天壅降罰高宗蒙天之福
誅累世之奸宄宜明正四賊不臣之罪斬
棺鞭屍快一國憤憤之心顧乃優柔不斷

使亂臣賊子無所懲艾其能制林衍仁俊
之跋扈乎
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禮畢出朴
松庇金仁俊又舉諸功臣左右別抄神義軍
都房等入殿庭羅拜呼萬歲發崔䞗家貲分
給有差○夏四月賜柳璥金仁俊朴希實李
延紹朴松庇金承俊林衍李公柱等衛社功
臣號其中有干賤隷者至子孫皆令許通一
等賜米二百石彩段百匹其次米百石彩段
百匹甲第及土田各有差○賜五軍神騎等

銀穀有差又賜篤癈疾者○以柳璥為樞密院知奏事左右衛上將軍璥力辭知奏事唯以上將軍仍為右副承宣○以年饑發崔竩倉穀賜太子府二千斛諸王宰樞各六十斛宰樞致仕及顯宮三品以上各三十斛三品致仕及文武四品各二十斛五六品各十斛九品以上七斛又賜兩班寡婦及城中屋民軍士僧徒諸役人有差○幸王輪寺都房夜別抄神義軍書房殿前擁駕而行觀者感泣○別賜夜別抄神義軍人米三斛銀一斤布

三匹◯蒙兵候騎一千八遂安界遣夜別抄禦之◯金仁俊柳璥請誅李柱崔文本庾泰朴瑄喻甫等王曰此輩狂惑惟圖目前何知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璥等固請王必欲殺之何更聞為卿等可自為之行乃起入内璥等伏地謝罪遂流柱等于島◯王聞車羅大遣使來覘出陸之狀即出百官于昇天府移市肆修宮闕◯五月王御昇天府闕引見車羅大客使波養等九人◯以濟州貢馬及崔竩所畜馬分賜四品以上◯愽

州人避兵入保葦島國家遣都領郎將崔乂
等率別抄鎮撫之州人叛殺乂及指諭尹謙
監倉李承璡乂所領兵皆逃匿蘆葦閒跡而
盡殺之遂投蒙古唯校尉申輔周乘小舟逃
來扵扵兵馬使即遣兵追之取婦女幼弱而
還遣將軍朴堅郎將金君錫宣諭葦島○北
界知兵馬事洪熙免以判秘書省事金之岱
代之熙耽嗜女色不恤國事一方離心○六
月蒙古余愁達甫波大等各率一千騎來屯
嘉郭二州○東羅大遣波乎只等六人來王

幸梯浦館引見波乎只傳車羅大之言曰皇
帝勅云高麗國如實出降雖雞犬一無所殺
否則攻破水內令國王及太子出降西京則
便可回兵王曰予既老病不可遠行乃遣永
安公僖知中樞院事金寶鼎如車羅大屯所
○蒙兵候騎過西京京城戒嚴○流樞密院
使崔昷于黑山島昷倜儻敢言臨事果斷故
仁俊之誅崔竩也邀致議事其後仁俊等籍
竩家得書一通乃昷子別將文本告仁俊之
謀也乃流文本于島昷有怨言忌者謂仁俊

曰昷恐公等恐他日生變仁俊遂啓于王曰
昷恃家世驕傲嘗廷叱上將軍趙晟令又恐
臣等皆不自安請罪之王不許仁俊等力請
王不得已流之○蒙兵候騎到塩白等州余
愁達屯兵平州寶山驛○金寶鼎與余愁達
所遣客使八人來王幸梯浦館寶鼎奏曰余
愁達語臣云皇帝以高麗事屬我與車羅大
吾以爾國降否決去留耳國王雖不出迎若
遣太子迎降軍前即日回軍否則縱兵入南
界對曰太子當來見耳秋七月復遣寶鼎如

余愁達屯所請以数騎来見太子扵白馬山
余愁達曰我往見太子乎太子来見我乎實
㬎曰非敢煩太官人見柱只畏大兵耳余愁
達曰太子如欲見我期扵猫串江邊尋遣譯
語康禧齋酒果慰之仍覘事變又遣員外郎
李祿綏曰太子有疾待疾愈往見余愁達遣
使来曰國王縱不出迎太子有来見之約吾
欲回兵然使者往復数四而太子不至是侮
我也今欲知一決又遣使介惟國王生死之
王亦不出迎遣人辭謝余愁達怒縱兵侵掠

○宦者金仁宣性温雅王甚愛重及衛社之後仁俊啓事仁宣出入傳旨且相倚頼仁宣年六十官亦極子南班七品仁俊力請除叅職王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為例終不許

臣等按宦有官昉於周禮所以掌宮闈掖庭之職供掃除之役通內外之言而已後世任使失宜亂齊者貂禍吳者閽遏秦者高及漢初只用黄衣數人以備洒掃高后以後任用漸廣以刀鋸之賤擅威福之權前有弘恭石顯後有曹節侯覽以誤漢家

唐則至以為觀軍容使若李輔國魚朝恩
田令孜楊復恭之徒相繼竊權委裘天子
奴隷宰相濁亂天下而唐亦遂亡歷代宦
寺之禍其憯如是今覩高麗氏五百年間
政治規模可稱者少而唯不許宦官參職
一事遠過前代盖自祖宗家法如是故雖
以高宗之昏庸權奸之屢請不許不許豈
不為可稱者乎後之為人君者寵任刑餘
使之位極寵極驕極橫極以至於亂極者
可不取法於斯乎

殺少卿文璜初有權施者娶崔瑶妓妾女得拜僕射致仕子守鉤拜將軍璜為守鉤女壻拜少卿及施父子因事見罷瑄又被誅璜心常怏怏欲殺仁俊為瑄報仇璜之二子先旦英旦與隊正崔注中部録事柳宗植慶平宮録事李秀之校尉玄君壽等交結一日璜與注及秀之密諭其志皆諾許因招君壽議之君壽猶豫秀之以告宗植宗植許之乃與璜父子會密室屛左右謀之將欲各因所親勇士舉事宗植往前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有

弓劒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相安能效兒女子碌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仁問恐禍及已遂往告所親右邊指諭白永貞傳告仁俊遠捕宗植問之果服仁俊以宗植素狂其言戲耳嚴責放之君壽問宗植被鞫奔諸夜別抄禁告璜等謀仁俊聞之鞫璜注光旦英旦秀之等殺之流守鈞父子宗植于島盲僧伯良以卜吉凶投于海籍璜守鈞家産賜仁問君壽又籍伯良家産○蒙古誅其東京摠管洪福源初永

寧公縛之入質也寓於福源漸與積不平及
校尉李楇逃入蒙古依縛一日福源蠱作木
偶人埋地沈井以呪咀楇覘知之奏于帝帝
遣使驗之福源謂縛曰公受恩於我久矣何
反使讒賊陷我耶所謂養犬反噬其主也縛
妻蒙古皇族也聞其語大怒奏帝帝遣使蹴
殺福源也故其子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
○都兵馬寧樞所奏功臣柳璥金仁俊朴希
實李延紹金承俊朴松庇林衍李公柱等奮
忠擧義再造王室宜正三韓帯礪難忘宜爵

其子賜土田臧獲圖畫壁上各陞鄉貫之職
若崔忠獻罪盈惡稔崔怡專權擅命宜削去
圖畫罷廟庭配享從之○八月車羅大以兵
來屯舊京遊騎散入昇天府交河峯城守安
童城掠人民收羊馬○車羅大遣蒙古大等
來曰太子出則兵可退矣王曰太子有病豈
能出哉○蒙兵攻西海道嘉殊窟陽波穴皆
降之陽波穴有上中下三穴蒙兵自山上縋
下甲士於上穴口槍斧皆不得入爇草投穴
中遂安縣令朴林宗自縊死防護別監周尹

宰別抄出戰士卒皆潰尹中流矢死嘉殊穴
別監盧克昌亦被擒○九月蒙兵三百餘騎
來屯甲串江外○籍崔瑱家產自諸王宰樞
以至權務隊正賜布有差○廣福山城避難
吏民殺防護別監柳邦才降於蒙兵○蒙兵
自窄梁來屯甲串江外籠絡山野○冬十月
遣全光宰饗車羅大請退兵○高和定長宜
文等十五州人徒居猪島東北面兵馬使慎
執平以爲猪島城大人少守之甚難遂以十
五州徒保竹島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

平強驅而納之人多逃散徒者十二三○忠
州別抄設伏朴達峴狙擊蒙兵奪所虜人物
牛馬兵仗○十一月以崔竩所畜馬分賜文
武三品○金承俊林衍等殺將軍禹得圭指
諭金得龍別將梁和流郎將康元祿于萬初
柳璥誅崔竩置政房于便殿之側掌銓注凡
國家機務皆决焉承了自謂功高秩卑心常
快快璥聞之謂承俊曰以公之功雖一日九
遷亦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卿以隊正
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不超資也承俊益

衙之瓛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
衍等諸功臣忌之譖于仁俊仁俊以聞于三
王欲奪其權罷瓛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因
瓛所善者得圭得龍梁和元祿瓛聞之詣闕
語仁俊曰卿始與瓛同心擧義復政王室有
如骨肉之親雖善譖者不能間也豈圖今日
如是耶仁俊愧謝諸功臣不言而退遂斬得
圭等○十二月東真國以舟師来圍高城縣
松島焚燒戰艦○蒙古散吉大王等領兵来
屯古和州之地愼執平自僑寓竹島糧儲乏

少分遣別抄請粟於朝廷催運他道守備梢
﨑龍津縣人趙暉定州人卓青等與朔方道
登文州諸城人合謀引蒙兵乘虛殺執平登
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及京別抄
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遂以和州
迤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摠管府于和
州以暉為摠管青為千户︵遣將軍朴希實
趙文柱散員朴天植等如蒙古請達魯花赤
曰本國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
不樂內屬故爾今崔竩已死即欲出水就陸

以聽上國之命而天兵壓境比之鼠穴爲猶所守不敢出耳〕達甫城民執防護別監鄭琪等投蒙古〔諸道禾穀盡爲蒙兵所穫○

己未

四十六年宋開慶元年蒙古憲宗九年春正月蒙古攻咸州岐巖城夜別抄率城中人與戰大敗之城中饑人相食移于昇天府新城給糧與田○以大饑發倉賑宰樞寡婦前銜六品以下官及諸衛軍坊里人○遣刑部侍郎李凝如西京王萬戶屯所郎將金器成別將郭貞有如東界蒙兵屯所器成貞有等至文州實龍驛

叛民與蒙兵三十餘人殺之并及傔從十三
人掠其國贐而去〇大倉御史奏倉廩已匱
無以頒祿乃以崔竩別庫米一萬五千石補
四品以下祿俸〇以蒙兵大至令三品以上
各陳防守之策衆論紛紜平章事崔滋樞密
院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守出
降便〇二月登和州等諸城叛民自稱官人
引蒙人來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
別抄出擊盡殲之〇判衛尉事河千旦卒千
旦善屬文事大表箋多出其手〇燃燈宴諸

王宰樞王再擧手以示羣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羣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史臣曰國家自被兵以來停燃燈宴已六年況今東北盡爲賊巢西南浮寄海島而道殣相望倉廩罄竭王當小心翼翼宵衣旰食仁政是施武備是修猶懼不保慮不及此而耽樂之從王旣衰老視蔭愒日固不足責矣當時之侍宴者無一二有識者而乃日與王拍手助樂如太平之像而無

無一言諫之何哉
創離宮于摩利山南先是校書郎景瑜請於
是山創闕則可延基業從之○李凝還自西
京王萬戶謂凝曰汝國王不愛百姓耶何聽
尹椿松山之言不出降乎降則秋毫不犯時
王萬戶率軍十領修築西京古城又造戰艦
開屯田爲久留計○三月別將朴天植偕車
羅大使者温陽加大等還初朴希實趙文柱
至車羅大屯所謂曰我國但爲權臣所制違
忤帝命者有年矣今已誅崔竩將復舊都遣

太子朝見車羅大等喜形扵色曰若太子来
則須及四月初吉至是温陽加大問太子入
朝之期王以五月對温陽加大怒曰我兵進
退在太子行李遲速若待五月何其晚也王
不得已約以四月仍贈金銀布帛温陽加大
又云欲見太子面約太子出宴于重房〇東
真國兵卒登和州叛民屯扵春州泉谷村有
神義軍五人詐稱車羅大使者馳入其屯曰
鮮爾弓劒亂于一所咸聽元師教命高麗太
子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器成而奪國贐

乎爾罪當死皆伏地股栗於是揮鞭名別抄
兵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贐及器成等
衣服而還○王不豫赦○夏四月王病篤分
遣近臣禱諸神祠道殿赦二罪以下○遣太
子倎奉表如蒙古叅政政事李世材樞密院
副使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百官餞于郊歛
百官銀布以充其費國贐馱馬三百餘匹以
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棄馬者少○命營
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先是王召術士郎
將白勝賢問延基之地對曰幸穴口寺談揚

法華經又創闕于三郎城以試其驗勅兩府
令勝賢與校書郎景瑜判事天事安邦悅等
論難以害勝賢以數馬馱道籙佛書陰陽圖
識左抽右取詭辯不窮景瑜等不能折其談
鋒王皆不從○楊御閔修第承宣李應韶鄭
世臣皆輕薄人也王疾彌留國家多故不以
為慮百官奏啓皆抑而不納每直宿與修閑
門園碁擁妓酣飲時議憤之○五月慈雲寺
池赤沫如血寶文閣校勘姜度去新羅處景
王時大觀寺池水赤其年王薨今玆王疾殆

不瘳乎○六月蒙古元帥松吉遣使来毀江都城郭先是太子至虎川大雨水漲從者皆請留宿以待水落太子不聽遂至東京東京人曰明日大兵将向高麗太子遣李世材金寶齎各以白金五十斤銀尊一銀缸一酒果等物遺元帥余愁達松吉大王太子見松吉松吉曰皇帝親征宋國委吾等征爾國業已發兵爾何来耶太子荅曰我國惟皇帝及大王之德是頼償保餘喘将奉觴于大王及諸官人然後入覲于帝故来耳松吉曰汝國已

離江都乎太子曰州縣民已出島王京則侍
皇帝區處以從都耳松吉曰王京猶在島中
何可罷兵太子曰大王嘗言太子入朝則罷
兵故我今来耳兵若不罷小民畏懼逃竄後
雖敦諭誰復聽從大王之言豈可信乎松吉
等然之駐兵不發乃遣周者陶告等来壞城
郭遂壞江都内城周者等督役甚急諸領府
兵不堪其苦泣曰若知如此不如不城城廊
摧折聲如疾雷街童巷婦皆為之悲泣周者
等曰外城猶在可謂誠服乎盡壞乃還即令

都房壞外城時人以謂內外城盡壞必有以
也爭買船船價湧貴○壬寅王薨于柳璥第
大將軍金仁俊欲奉安慶公嗣位兩府議曰
元子繼體古今通議況太子代王入朝而以
弟為君可乎遂頒遺詔曰余德薄負重疾病
彌留惟王位不可久虛矧予元子其德足以
升聞于上乃命以位凡爾官司各執爾事聽
受嗣王之令嗣王未還間軍國庶務聽於太
孫仁俊以戎服率甲士及東宮僚屬奉太孫
諶入大內權監國事謚安孝廟號高宗○遣

別將朴天植告哀于蒙古
李齊賢曰王舊學於俞升旦享國壽五十
年盖學問以畜其德畏慎以保其位民悅
之而天佑之也
史臣曰高宗之世內有權臣相繼擅執國
命外有女眞蒙古遣兵歲侵當時國勢岌
岌殆哉然王小心守法包畜忍耻故得全
寶位終見政歸王室敵至則堅城固守退
則遣使通好至遣太子執贄親朝故卒使
社稷不殞而傳祚有永云

秋七月平章事宋恂卒恂以知禮聞雖在懸車凡國典禮皆諮訪焉○蒙兵自西京闌入青松安嶽豐海州驅掠人物而去○八月朴希實趙文柱皆蒙使尸羅問等來帝賜希實文柱金符為萬戶初希實等謁帝于陝州帝曰汝國王每食言汝等何為來耶希實具陳表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令民安業帝曰爾等既欲與我同心何憚我兵駐爾境且西京以外皆為我兵駐處爾國若速出島築勿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汝國則可與俱

還如入吾地其以單騎來朝○朴天植偕也
速達使者加大只大等還云也速達曰凶事
不達帝所其與吾使還去太孫曰大朝使不
可以凶服迎當服皂鞋以迎其留使外館以
待終制○己未葬洪陵太孫釋服○冬十月
也速達使者韓洪甫來洪甫本柤城人嘗怨
其兄洪弼叛投蒙古也速達愛之如子至是
給也速達云吾在本國窖藏白銀人莫知之
且吾兄家産頗饒聞今已死請往收財物及
吾藏銀而來也速達許之洪甫來言於朝曰

我之投蒙古以吾兄故耳非背國也後也速達碟云韓洪甫向者托以取財物逃竄不還兩國和好之約不固者實由如此姦人也請捕送時洪甫歸其鄉違夜別抄追捕○諸功臣畋于江外置酒張樂達曙當國恤遊畋宴樂時議譏之○濟州舊俗凡男年十五以上者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受而分之以故守宰雖貧皆致富或坐贓汙及金之錫為副使即蠲豆馬之貢選廉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

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州尒以清白稱州人
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十一月李世村偕
蒙使於散等来世材在燕都洪福源子使人
許拆帝曰高麗出降非真也世材知之先告
也速達曰聞有讒者願勿聽也速達即収福
源子遣於散偕世材来尋出陸之狀於是蒙
軍三十領創宮闕於舊京於散責以出陸稽
緩大將軍朴希實曰頃者吾與尸羅問謁帝
勅臣等曰爾國必運木石營宮室限三載罷
兵待營構畢即令出居況今嗣王未還臣等

何敢自專且帝豈忘言耶於散默然○蒙兵入坡平縣驅掠人物潛遣銳卒擊之○閏月兩府請除授百官太孫讓曰我雖監撫至於選授非所敢專必待君父之還兩府固請曰我國專賴領府以為藩垣令校尉隊正死者大半不可不補闕太孫勉從之乃除授五品以下○十二月蒙兵八松都別將大金就擊走之○門下平章事崔滋三上箋乞退以中書平章事金起孫兼門下平章事○也速達使者阿介等来太孫宴阿介阿介等詰曰尹

椿閔偁洪甫張升才郭汝益松山六人之不
還何也曰松山升才已死洪甫今未獲尹椿
閔偁流遠島阿介曰死者已矣若洪甫尹椿
輩可率而還對曰流者路遠水深不可討曰
而致之命者逃匿島險尒難捕得阿介曰島
險尒國之地何不得之於是召還閔偁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三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四

高麗紀

元宗順孝王一

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明年還國即位後元追謚忠敬在位十五年壽五十六

元年（宋景定元年蒙古世祖中統元年）春正月太孫以趙珦叅知政事崔昷為樞密院使金佺朴成梓為樞密院副使又以判禮賓省事羅得璜為濟

州副使前此宋佋守濟州坐贓免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又有知天文而拜大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人嘲之曰占星大學博捉虎侍御醫○命右副承旨金仁俊推檢別宮田

史臣曰古之明君或棄苑囿許民耕種今此別宮之田皆為權臣奪占宜還本主未嘗議此而反更推檢豈為懲惡禁暴乃所謂尤而效之者也

安北都領元振叛執其州副使文秀及慈州

副使金脉殺之甕津縣令鄭崇降于蒙古○
二月以濟州副使羅得璜兼防護使朝議濟
州海外巨鎮宋商島倭無時往來宜特遣防
護別監以備非常然不可別置防護遂以得
璜兼之○執閔偁韓洪甫歸諸也速達○金
守磾與別將于琔俱剃髮在也速達營許曰
高麗有急必遷濟州今云復都舊京非實也
也東達信之及太子東還至也東達營也東
達欲令守磾與太子辨太子曰公何信叛人
之言吾寧祝髮被拘於此豈可與叛人辨哉

也東達愧而遣還只拘留樞密院使金寶鼎
等百人都兵錄事陸子襄亦投于○蒙古因
于琔子襄父及兄弟○太子在京兆府聞訃
服喪三日而除○三月太孫欲還都舊京以
大將軍金方慶將軍金承俊等為出排別監
發廩米六千四百二十斛分給諸五百官以
助營屋之費○太子還自蒙古憲宗○皇帝
南征太子自燕京赴行在道過京兆潼關守
土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溫泉太子曰此唐明
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

其知禮憲宗崩阿里孛哥阻兵朔野人心虞
疑罔知所從時皇弟忽必烈觀兵江南太子
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皇弟適在襄陽班
師北上太子服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
犀鞓象笏奉幣迎謁道左眉目如畫周旋可
則羣僚皆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弟驚喜曰高
麗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世子
自來此天意也大加褒奬與俱至開平府江
淮宣撫使趙良弼言高麗雖小國依阻山海
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倎

来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供張疎薄無
以懷輯一旦得帰將不復来宜厚具館穀待
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俾爲王
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
勞一卒而得一國也陝西宣撫使廉希憲亦
言之皇帝然之即日改館顧遇有加會本國
以王薨告乃命達魯花赤東里大康和尚護
其行帰國至是太子與東里大入開京行視
營第出次昇天府北郊東里大欲試太子意
請先行太子信之先入昇天闕東里大怒出

屯于野太子請入城東里大辭以彼此意異吾欲還歸退屯于烏山太孫自江華来謁翌日太孫至東里大屯所請之賂鸚鵡盞白金三十斤東里大乃許之太子與東里大同舟渡海自昇平門入闕命宰臣告于景靈殿和尚本晉州人嘗被虜入蒙古後改名守衛東里大康和尚見太子曰館待日厚感則有之然忽必烈大王所以遣我者非為在島中徒哺啜也太子無以對召兩府議之分文武兩班及諸領府為三番徙來開京示遷都之

意　夏四月蒙古忽必烈大王遣判鄧等賜
太子書曰我太祖肇基大業聖聖相承代有
鴻勲芟夷羣雄奄有四海先降後誅未嘗專
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
不啻萬里覬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
之法不待言而彰彰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
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
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
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朝夕
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

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家室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飭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回戈於錢塘殆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但詐咸作敵推赤心

置人腹中則反側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
校申命邊閫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
以飛語亂之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
蕩之恩一新遐邇之禍自尚書金仁俊以次
中外枝黨官吏軍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
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
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
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立政解仇釋憾布德
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

瀰宅兹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採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與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蹄一出予不食言復有敢踵亂亿上者非干甫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為東藩以揚我休命蓋帝未即位時聞太子至西京留八九日疑有變故賜是書○遣大府少卿張李烈如蒙古獻方物○戊午太子即位于康安殿受菩薩戒于慶寧殿○校尉

李寅自蒙古來云忽必烈大王以三月二十
日即皇帝位詔還西京屯兵是謂世祖皇帝
○也東還放還金寶鼎等一百人○蒙古遣
其多大詔曰以爾歸款既册爲王今得爾與
邊將之書因知上下之情朕所憫焉出水就
陸以便民居此朕所喜也今時方長育不可
因循自誤歲計更當勸課農桑以阜殘民若
留軍壓境不無騷動已勅將帥即日班師其
體朕兼愛之毋自疑懼前年春被虜逃來人
人民已下有司遍行刷會自言約之後逃虜

八等放令還國到可収係存恤凡爾國中應
有作過犯罪欽依前來已降赦文施行軍人
擅掠民物一絲者俱以實聞依條斷罪○制
鄯其多大等怒贈遺不如意卷坐席而去鄯
初不近娼妓所得幣帛分與麾下至是人歎
其詐○遣永安公僖如蒙古賀即位○五月
蒙古歸我逃虜民四百四十餘戶○六月幸
賢聖寺自是數幸寺院○下制燕京侍從臣
僚超授爵秩陞第衛社功臣以金仁俊爲第
一柳璥爲第五陞仁俊爲樞密院副使○流

刑部侍郎李凝于遠島初凝從王如燕京謂永寧公綧曰公若欲為王誰曰不可故及○遣金寶鼎如東里大屯所東里大曰爾王之東還也奏帝曰臣之國即還舊京今已踰數月何不爲慮爾等能不畏死守寶鼎無以對○下制曰宦者閔世冲自寡躬幼時以至今日再救朕疾功不可負宜限六品敘用宦官拜叅自此始○王改名禃○秋七追尊尊妣安惠王后柳氏為王太后　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卒滋初名安崔怡嘗品第朝士

以能文能吏爲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皆手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閱而敘之滋名在下故以學諭十年不調一日怡謂李奎報曰誰可繼公秉文者對曰有學諭崔安者及弟金坵其次也時李儒李百順河千但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遂超擢代奎報掌文柄金仁俊等舉義反正滋時爲寵宰以清嚴鎮俗○八月冊妃柳氏爲王后子諶爲太子后

即新安公佺之女也諱稱柳氏先是王欲封
諶為太子柳氏譖於王曰太孫聞主上東還
稍無喜色且儲副緖體者也豈可立權臣金
若先之甥乎王頗信之金仁俊力諫王疑乃
釋至是封之○太府少卿張季烈將軍辛允
和還自蒙古帝曰朕即祚後爾國最先來賀
朕甚喜焉爾國事大國四十餘年今茲會朝
者八十餘國汝等見其禮待之厚如爾國者
乎賜衣帛有差○中書省奏朝士見三品以
上官趨拜馬前拜揖朝行諂諛成風禮失過

恭請皆禁之○永安公僖還自蒙古帝賜王
虎符國印綵段弓劒等物又須改元詔允許
表請六事詔曰衣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更易
行人惟朝廷所遣餘悉禁絕古京之遷遲速
量力屯戍之撤秋以為期元設達魯花赤李
魯合反兒拔覩魯一行人等俱勅西還其自
願托跡於此者十餘輩來使尒不知定在何
所事須根究今後復有似此告留者斷不准
從朕以天下為度事在推誠其體朕懷毋自
疑懼○冬十一月納司徒絪女為太子妃○

王聚宮女于水房淫從無節御史大夫金俊俊移置水房于外

辛酉

二年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三月諭諸道按察使曰朕欲推仁心施及禽獸方春田獵恐其不麛不卵違我好生之心勿獻肉膳○夏四月遣太子諶如蒙古賀平阿里孛哥歛百官銀布有差以助行李之費○五月田文胤還自蒙古初文胤謁帝帝特厚慰問曰有所言乎對曰陛下憐我國王恩至渥也然讒間者多願陛下勿信及其還帝命東里大伴行文胤

奏曰東里大以前年勑還屯兵事意小邦所
讒憤愠而還及訴小邦今若伴臣以去未知
他日造何言語以誑陛下敢請勿遣帝從之
○秋九月太子還自蒙古帝遣侍衛將軍勑
立扎禮部郎中高逸民護其行

壬戌

三年（宋景定三年蒙古中統三年）秋九月蒙古遣按脫麦
徹兒禮部侍郎劉憲等來索鷂子及好銅二
萬斤○遣禮部郎中高汭獻鷂子二十銅六
百十二斤且奏曰聖旨以鷹鷂好銅二萬斤
進獻者鷂子則已進貢好銅初覲詔旨疑是

赤銅及問來使則謂之銅鉅此物非本國之産乃轉買於上朝漢兒土中而来耳然恐違聖勅鑿時有所敀集以進○冬十月重營功臣堂初自太祖以来功臣皆圖刑壁上每歲十月為張佛事以資冥福頃因還都久廢至是王命重營設齋以壬辰年還都功臣崔怡戊午年衛社功臣樞密院使金仁俊上将軍朴希實李仁植金承俊朴松庇樞密院使柳璥将軍金仁材金用材金碩材車松祐上将軍朴衍将軍李公柱大将軍金洪就等並圖

形壁上〇十二月郎中高納還自蒙古帝頒曆又詔曰卿自東隅臣屬上國適我家之有難越其境以来歸特務新封俾還舊服凡有所奏無不允從如不易衣冠班收軍戍去水而就於陸在虜者聽其歸若此甚多難於具悉豈期弗諒動則肆欺向許貢於珍禽已乖素約頃小徼於銅貨又歸他辭陸子襄一覊旅也愍骨肉之睽離降綸綍而理索輒為拒命是誠何心茲小事尚爾見遠於大鄙豈其可保凡遠通諸新附之國我祖宗有以定之

規則必納質而籍民編置郵而出師旅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嘗納質外餘悉未行卿自有區處必當熟議庸侯成言其歲功之物有例入進毋怠初心以敦永好○遣高汭以陸子襄及于琔妻子如蒙古仍獻方物

癸亥四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三月高汭還自蒙古言中書省云帝怒爾國不奉前降詔旨內置郵籍民出師輸糧等事不賜回詔又洪茶丘許永寧公於帝曰眞金太子中書令也永寧公本國尚書令故自謂秩等於皇太子帝大

怒奪永寧公所領兵馬令茶丘管領歸附高
麗軍民總管○夏四月遣禮賓卿朱英亮郎
將鄭卿甫如蒙古獻方物仍上表請免置郵
籍民輸粮出師等事○遣大官署承洪汀詹
事府録事郭王府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
两國交通以来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
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船海村里嚴加
徵禁以為定約今春貴國船一艘入熊神縣
勿島掠其貢船又入椽島奪我民産甚乖交
通之意謂徵還所掠之物以固两國和親之

義　秋八月洪汀等還自日本曰窮推海賊
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碩馬麥三十碩牛
皮七十領而来○朱英亮等還自蒙古詔曰
朕嚮以細事見鄉心之未孚是故有責備之
報今茲来復丐候生民稍集然後惟命辭意
懇實理當俞允凡百所言者能踐與否卿其
圖之仍賜羊五百分賜諸王宰樞以下有差
○冬十月遣大司成韓就如蒙古賀正兼謝
賜羊　十二月平章事李藏用知門下省事
柳璥上書吏部侍郎金坵○以李藏用守

太傅判兵部事柳璥守太保僉知政事金俊守太尉僉知政事判御史臺事俊即仁俊也
五年（宋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夏五月蒙古遣使來諭王入朝詔曰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緒于今五年第以兵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歲朝王公羣牧於上朝卿宜乘馹而來庸修世見之禮會宰相議親朝皆指疑曰不可平章事李藏用獨奏曰王覲則和親否則生釁王從其言定入朝之議○遣國子祭酒張鎰如蒙古獻方物仍表請俟

秋乃朝○中郎將白勝賢因叅政金俊奏曰
親醮塹城又於三郎城神泥洞造假闕親設
五星道場則可寢親朝三朝變爲震旦大國
來朝也王信之命大將軍趙文柱叅酒金圵
將軍宋松禮及勝賢等創假闕禮部侍郎金
軌謂右僕射朴松庇曰穴口山也勝賢以
爲大日王常奏處嘗奏高宗大開佛事以安
御衣帶未幾升遐令又敢作浮言奏營假闕
且請於穴口寺親設大日王道場是不可信
也請公禁之松庇以告俊俊深感勝賢之言

欲斬斬執而止○盜起橫川洪川二縣初橫
川民屎加大有八子一壻居山谷間漁獵以
生洪橫人疾之告夜別抄指揮請捕之至其
家會九人出獵乃殺其父母妻子於是九人
謀報讎遂起爲盜殺二縣民三十餘人忠清
道按廉使奏狄兵夜涉簞淺朝野驚擾使使
別抄探之乃橫川賊也○六月白勝賢奏曰
圖讖有姬龍之後重興之說宜改王諱以周
康王諱釗字王從之旣而思高勾麗王釗不
得其死乃復舊名○移御神泥洞假闕○親

設大日王道場于穴口寺○秋八月王如蒙
古命金俊監國俊以別抄三十人晝夜衛其
家○冬十二月王至自蒙古時李藏用從王
入朝永寧公綧言於中書省曰高麗有三十
八領領各千人通為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
盡率來為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問之藏用
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
千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户牌子頭數目
未必足也請與綧東歸點閱綧言是軌我我
言是軌綧綧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

户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為國相何為不知蔵
用指窓檀曰丞相以為凡幾箇丞相曰不知
蔵用曰小國州郡户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
焉能盡知丞相黙然

乙丑

六年（宋度宗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以金俊為侍
中○三月將軍吳壽山鞭秘書郎崔冲若扵
道冲若墮馬壽山盤馬欲蹋殺會大將軍朴
琪救得免初金俊之開府也壽山以其甥宋
然求為府録事知奏事俞千遇以然無才望
乃用冲若故壽山疾之欲殺不得然冲若竟

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言於朝曰俞承宣擅政
會當其罪罷戮之約諸武人會禮賓省伺之
或以告千遇千遇笑曰俞也承俊呼壽山曰
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等敢辱承宣是不
有主上與令公也於是皆散令公指俊也○
有一小君犯禁臺吏折辱之王不能禁下街
衢獄國制宮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為僧稱
為小君○夏四月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淐
奏樂達曙國俗以道家說每至是日必會飲
徹夜不寐謂之守庚申太子亦徇時俗時議

非之◯五月金俊募射士于城東樓多出銀甕令中者取之未有中者俊不樂卒有一人中之俊大喜賞以散貧◯冬十月冊金俊爲海陽侯先是王曰金俊事我先王誅戮權臣復政王室扶立寡躬奉承宗祀又於今夏北使来督親朝朝議紛紛罔知所從俊奏留使臣督辦方物盤纏等事俾不違約與使偕行果蒙天眷錫與便蕃不日還國社稷復安厥功重大宜荅以殊恩有司其議封侯立府至是一依晉陽公故事封之

丙寅七年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二月平章事致仕金
之岱卒○秋七月金俊遣使購富民金銀充
國贐使者苛峻民皆愁怨又令四品以上出
銀有差○冬十二月蒙古遣黑的殷弘等来
詔曰今爾國人趙彛来告日本與爾國為近
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以下亦或通使
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
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
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
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為托

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㬎本咸安人初為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毀本國為事○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賛與黒的等往日本○濟州星主來見遣正言玄錫以星主如蒙古

丁卯

八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賛與黒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黒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導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遥望大馬島見大洋萬

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
臣冒險軽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
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
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
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
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綿綿存喘聖
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
力有如天日○秋八月宋君斐等與黒的殷
弘復來帝諭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鄕
導不意卿以辭為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

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詐亦踈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此非報効而何李藏用以書贈黑的等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

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爾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爾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我既聞之詐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

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奬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觀天陛親承齊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效萬一耳盖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以書貽黑的欲令轉聞以寢招懷之事然不先聞於王故王疑有貳心即配永興島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知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黑的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之天下

之福也如不之聽扵汝國尓有何罪固止之
由是皆獲免○遣起居舍人潘阜賫蒙古書
及國書如日本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
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邦之君境土相接尚
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
遐方遠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
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
其疆域返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来朝義雖
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尓已知之高麗
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開國以来尓時通中

國至扵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
王國知之未審故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兾自
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
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
孰所好王其圖之國書我國臣事蒙古大國
禀正朔者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
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扵
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政
治有足嘉者漢唐以来屢通中國故特遣書
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

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
國無代無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
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
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
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九月金俊以
忠清州道按察使邊保不從私謁白王流之
乃以夜別抄指諭金葦精代之○蒙古遣使
來索阿吉兒合蒙合皮阿吉兒合蒙合魚名
似牛或稱患脚瘇者以其皮作鞾則愈蓋帝
有是疾故求之○冬十一月遣弟安慶公淐

如蒙古賀正因告更遣潘阜使於日本

戊辰九年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平章事崔昷卒

○李藏用為門下侍中○二月安慶公温還自蒙古賜王西錦一匹暦日一道初帝以趙以彝之譛怒不解親勅渴曰前日爾國所奏朕令說之爾其詳聽爾等聞我蒙古中有投者輒来誑誘人誰不知爾國誠降則當出助助戰轉糧請達魯花赤點數民户爾不胡然爾國會於先帝時遣王綧為質朕所知也先帝勅爾王親朝爾王不能親朝以我有兄弟之

亂也爾王到京兆府還歸朕之所護爾王所
知人而不知有德可謂人乎爾王奏云我國
地窄今西京八排屯田軍民盡令還歸則當
名集殘民力農三年然後復都舊京今屯田
軍馬盡還果還舊京乎朕使至爾國則爾使
人圍守真降之意當如是耶爾國來聘朕亦
使人守汝使乎爾等賫來國贐紵布減於舊
額又甚麤惡何也爾國素稱知禮義今乃若
爾可乎相戰人所不好爾欲好戰當約其地
也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居此者無不知

之甯抗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甯等所奏皆是妄説不必荅也及湢還趙彝矯帝命勤留中路湢復入告中書者然後得還湢遂憂憤成疾至東京東京人又拘係從劫奪馬價然後放之彝常以讒毀為事竟不得志而死○北界四十餘城上書請金方慶復來鎮撫王乃以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將軍周瑄通其叔父周永賚妻大氏事覺御史臺執大氏鞫之死于獄中遂斬瑄判衛尉寺事李舒尒通大氏及其二女曽流海島

而還至是賴其壻大將軍金洪就營救得免
○三月蒙古遣北京路揔管于也孫脫禮部
郎中孟甲來詔曰朕惟天道難諶人道貴誠
而卿之事朕率以飾辭見欺朕若受其欺而
不言是朕亦不以誠遇卿也故於卿等溫面
數其事無有所隱向卿自請撤兵三年當去
水就陸撤兵之請既而從之就陸之期今幾
年矣以前言無徵是用為問卿意必曰捨險
即夷則慮致不虞或未取信聽其所止惟我
太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內屬之國納質助

軍輸糧設驛供户數籍置達魯花赤已嘗明
諭之矣継有章稱族民生稍集然後必惟命
是從稽留至今不以誠言見報聞汝國之政
例在左右得非為所梗敝使卿不聞歟抑卿
寔聞之而未之思歟是豈愛而身利而國者
也且納質之惟○我太宗皇帝朝王綧等已
入質代老補亡固自有例其驛傳尔祖立自
餘率未奉行今我朝方問罪於宋其助士卒
舟艦自量能辦多少所輸糧餉則就為儲積
及達魯花赤户版之事卿意謂何今特遣使

持詔以往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中李
藏用費奏章具以悉聞時帝勅俊父子及其
弟冲皆赴京師俊聽將軍車松祐言謀欲殺
使深竄海中再白于王王不聽俊謂松祐等
曰王固拒奈何松祐等曰龍孫不唯今上諸
王固多況太祖尒以將軍即位何有疑慮俊
深然之遂決謀欲殺使乃令都兵馬錄事嚴
守安告兩府兩府皆變色莫敢言守安詣冲
家言之冲嘗信守安先令議可否守安曰古
者兵交使在其間今無故殺殺天子使將安

之乎此非自全之計也冲然之遂阻其謀冲
即承俊也然俊益拒蒙古命王甚怏怏俊恐
蒙古責不入朝大會五教沙門於其第佚佛
祈福○夏四月遣侍中李藏用從于也孫脫
如蒙古表曰就陸之事則已於古邑復其居
以經營助師之命則雖是殘民隨所有而檢
備其辦舟艦輸糧餉之則則惟力是仕尔期
將供其或請達魯花赤供戶版之事則方始
出排誠未暇於修葺俟其畢就尔當從而禀
裁乃若陪臣金俊李藏用賚表進朝事藏用

則乃明訓之輒承偕使臣而前去金俊則通
都家之遷設方管領以指揮迫劇務訖有所
成而小臣將率以造〔六月蒙古遣吾都止
偕李藏用來閱戰艦軍額初藏用謁帝帝曰
朕命爾國出師助戰爾國不以國數分明奏
聞乃以糢糊之言來奏王綧曾奏我國嘗有
五萬軍故朕昨日勑爾國云王所不可以無
軍其留一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爾等
奏云我國無五萬軍綧之言非實也苟不信
誠遣使與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

陪臣受罪否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朕何有此言遂呼縛曰宜與藏用辨又勅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以實否則將討之爾等不知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爾歸語王造戰船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碩者藏用對曰戰艦之事敢不承命但督之雖有船材恐不敢及也帝曰歷代之事爾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

成吉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
征女真及回回我當左右効力及征回回命
河西助戰竟不應帝討而滅之爾亦聞乎藏
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来死扵兵
疫殆盡雖有百户千户但虚名耳帝曰死者
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有婦女豈無生者
爾乃年老諳事說何妄耶藏用對曰小邦蒙
荷聖恩自罷兵以来有生將者然皆幼弱不
堪充軍帝又曰爾國扵宋風順則可兩三日
而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

也汝國何不主是事乎縛欲復言軍事㦸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就示便可立驗○秋七月遣閤門使孫世貞部將吳惟碩如蒙古賀節日又遣起居舍人潘阜偕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幷賚臣書及國贐往諭其國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大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厚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不深○八月遣大將軍崔東秀隨吾

都止如蒙古奏曰小邦雖在全盛之時人民尚寡況自辛卯三十年來兵疫相仍喪亡太多惟茲編戶之子遺僅復農畦之生業其隸于兵衛者尒來有丁壯驍勇然重違帝勅多方調發僅得萬人其舟艦則已委官吏庀材營造○冬十月蒙古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營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又令耽羅別造船百艘王使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昌劉傑等往視

黒山島○十一月金俊奪龍山別監李碩所獻内膳船二艘初俊子承宣暟家奴因事往忠州與碩有憾及還聞碩船載内膳来泊于江訢碩於暟暟告其父遣夜別抄奪其膳或入已家或分與夜別抄未幾俊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而退還収以獻　王却之曰既奪而復獻於義可乎今所進之物皆寡人將供祭醮之用碩承命已久曾不速進而見奪是碩之罪也流于島遂以内侍權仁紀代之未幾召碩還由是王益惡俊○蒙古

遣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等来詔曰
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歸辞以為
風浪險阻不可軽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
潘阜等何由得達今来奏有潘阜至日本逼
而送還之語此尓安足取信今復遣使以往
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稽阻
丞相安童遣金裕申百川等来索大嶺山杳
栢子椏子松膏餅智霊洞全蜜有體人蔘永
洞郡杳麯子南海島失丑松金剛山石茸觀
音松上(水)風眠松葉裕百川皆本國人也裕

嘗登第選為永寧公陪從久在蒙古乃背本國欲奉使東歸以逞其欲言於安童曰海東三山有藥物若遣我索之可得安童信而遣之裕百川矜其戎服略無愧色觀音松上水本無之物也問諸裕等則曰在洛山上王欲差人從裕百川索之裕等云多得風眠松葉則松上水無尔不妨松膏餅裕尔以為自生於松上皆誑言也○十二月金俊殺國子學諭洪惟叙惟叙嘗以書狀官伴蒙古使吾都止入朝與金裕說俊密事百川素為惟叙所

侮聞其言以詒俊故及○遣知門下省事申
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黒的殷
弘如日本○誅金俊夷其族俊自以為當戊
午年饑饉誅權門開蓄積活人多矣吾雖歐
市街誰敢害我由是雖聞惡言不以為疑列
置農莊以家臣文武柱管全羅池濟管忠清
二人爭事聚斂給民稲種一斗例収米一碩
諸子效之競聚無頼怙勢恣横侵奪人田怨
讟甚多俊嘗欲邀王于其家撤隣家以廣其
居窮冬盛夏晝夜督役屋高數丈庭廣百步

其妻尚歎曰丈夫眼孔尒爾小耶及封宅主每入見宮主拜乎上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曰我在尚爾况死後乎吾寧忍視此人耶又衍妻嘗手殺其奴俊曰此婦性惡當遠流衍聞之益銜宦者康允紹以姦黠得幸於王且與衍相善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言於王曰諸功臣皆共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國勢危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臣豈惜死允紹以奏王曰真忠臣也衍嘗入直語宦者崔𤧚曰國勢至此决在須臾子盍

告王琨佯許内懷恇怯遷延累日衍又語曰言出我口入君耳如或泄之吾二人命在朝夕奈何猶豫琨即與宦者金鏡入奏王曰果如所言何幸之大衍遂制大柢盛横密付鏡預置宮中約日舉事會王餞蒙古使脱朵兒俊黨皆不扈駕故未果王恐事泄終夜不寐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語朝俊不入朝鏡等以王命召之俊急趨朝俊妻族宦者朴文琪知其謀奔詣俊遇諸路以左右擁衛不能告俊弟冲聞俊赴衛尔至都堂琨傳旨

名俊至便殿前稱上不豫引入政堂使人梃擊之俊大呼遂斬之又引冲入內冲見血痕欲走出宦者金子達使其屛子厚殺之俊從者欲入救子達當門曰令有旨誅俊兄屛汝等入內何為其各同心衛社遂推出之行分遣夜別抄捕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俊子柱聚其徒謀拒之夜別抄指諭高汝霖等至柱且喜且懼慰以好言汝霖等持疑未決將軍曺子一亦率介士繼至不即前有校尉徐靖射柱誤中屋角柱走入門踰垣而走追騎及

斬之前數日柱夢有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諸子以針線貫之最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曰何獨赦也遂貫之柱果後誅柱初名用材皚俊後妻之出寄赴舉平章金之岱掌試難其第擬以乙科四人王擢第三皚母常與俊謀欲以皚為嗣凡皚事每右之營其宅多壞人家棟樑櫨桷必以紋木異材雖遠必致金碧相輝壯麗無比園囿花卉皆取奇品冲清介自守見其兄與諸侄邪為常切責俊與諸子皆憚之冲臨刑歎曰子無

耶知人皆惜之又誅俊黨大將軍崔暉將軍車松祐康保忠玄壽朴承益郎將方仲山指諭葛南寶及池濬文成柱又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就于海島將軍李惇孫元慶自刎而死俊之家奴見誅者不可勝記

初俊配于固城縣人朴琪頗有恩俊以爲己子累授承宣及俊誅琪在直廬怏怏不食肉夜則潸泣衍聞之恐有變白王殺之李宗器者永州吏逃入京以勇力稱與俊衛社累遷大將軍及誅嘆曰若至至此當早殺衍⌒羣

臣表賀誅金俊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四